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

相声传统作品选

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778 字數150,000 開本787×1092 耗 $1\frac{1}{32}$ 印張 $8\frac{1}{4}$ 插頁2

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6000冊

定價(8) 0.80元

編輯前言

中国曲艺研究会搜集到的傳統相声表演本，包括已經整理的和未經整理的，約二百段。这些作品有的尖銳地諷刺了反动統治者；有的反映了旧社会的風俗人情；有的滑稽巧辯地娛悅了听众；同时，它們又保留了相声艺术的手法与結構方面的优秀范例。現在就这些傳統相声作品中按單口相声，对口相声，三人相声各选一部分編輯成集，以供广大讀者及相声作者研究参考之用。

中国曲艺研究会

1957年5月

目 次

單口相聲

- 小神仙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1)
- 日遭三險……………趙靄如述(31)
- 巧咀媒婆兒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41)
- 怯跟班……………韓子康整理(49)
- 三近視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57)
- 看財奴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67)
- 楊林標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72)
- 麥子地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79)
- 連升三級……………劉寶瑞述 孫玉奎整理(95)
- 化蜡千兒……………張壽臣述(102)

對口相聲

- 開粥廠……………馬三立 張慶森述(126)
- 八扇屏……………劉寶瑞整理(147)
- 黃鶴樓……………馬三立 張慶森述(160)

- 改行 侯宝林整理 (188)
夢中媚 高德明述 (200)
揭瓦 赵佩如述 (217)
醋点灯 高德明述 (228)

三人相声

- 扒馬褂 刘宝瑞 侯宝林 孙玉奎整理 (245)

小神仙

張壽臣 述

今天說的这段目录叫“小神仙”。这段兒“小神仙”哪，是咱們北京的事。民国初年哪，有个相面的在哈德門外花市大街擺攤兒，夏景天，支着把傘，攤兒上頭擱着好些个硬木棋子兒，有一盤墨，一碗凉水，还有这么一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兒，这幹嘛用？“圓黏兒”。什么叫“圓黏兒”？就是招人。拿这个招人，得在这盒子盖兒上画画兒。他因为什么画画兒呀？凡是在街上相面的，他別瞧誰，他一瞧誰，这人得赶紧跑！因为什么哪？都知道他这个毛病，他讓誰相面誰也得相，誰要是不相，回头他說出話来轉着弯兒罵人！可是又得有人圍上他，他才能賺錢哪！怎么样？他嘯咕！他画画兒，拿这画画兒招人，画画兒不拿笔，拿手指头沾墨，在这个白油漆的盒子盖兒上画。画个什么对蝦呀，画个海螃蟹什么的。我学这个勁兒你瞧，他老低着头——一抬头人就走啦——低着头画，只要有人这就一聊，有十几个人这就說起来了。那位說：“他不抬头，有人他怎么知道？”往下瞧哇，往四外瞧，瞧腿呀！有六条腿，仨人啦！有十二条腿，六个人啦！二

十四条腿，十二个人啦！沒錯兒。这时那个盒子盖兒，蘸着墨画着，一瞧四外有八条腿，四个人，成啦！这就說开了：

“画山难画山高，画树难画树梢，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啊，地下难画無浪的水，美貌的佳人难画哭，庙里的小鬼兒难画肉。”

一瞧四外有三十多条腿啦，十几个人，这就該抬头啦！这画兒呀且不放下哪。怎么？一放下人家就知道他不画啦，就走啦！手里老拿着这画了一半兒的盒子盖兒，人們站在这兒为瞧他画画兒，誰也沒想到要相面啊，他往这相面这兒帶。

“那位說，你是幹什么的？”

其实誰也沒說，他自个兒說。

“我是相面的。剛这么一提相面的，那位老兄把咀这么一撇，撇的跟爛柿子一样，‘二哥，咱們走吧，生意！’哈哈……小伙子，你是少見多怪呀！不錯，相面的是生意，他們是生意。”

其实他煮在鍋里一个味兒！

“他們是生意，你怎么不是哪？你也是相面的！我相面，我这相面的今天掙了一天的錢啦，前半天掙的錢哪，五天花不了。我也沒事，怎么样哪？画几張画兒，人都圍上我啦，咱們都算有緣哪！同船过渡都有緣，何况在这兒站会兒？每位我都送一相，不要錢。”

先拿这不要錢哪把人心稳住。

“这位老兄啊，我知道他有几个兒子，將來得誰的濟，受誰的累！啊，这位老弟呀，我能知道他父母全不全；这位老弟有妻無妻；这位老兄啊現如今有事無事；就这四位，全送。一位对是蒙的，兩位对算碰的，三位对啦是巧勁兒，四位要全对了，算我对相学有研究，你們四位也别花什么，我也不要什么，咱們是哈哈一笑，大家一散。还有一位，別瞧人不多，二十多位，內中有一位要發財。”

这叫什么哪？这叫拿發財把人心扣住，人們就不动啦！

“誰要發財呢？嘴！这人財可大啦！如今他还没有轍哪，打这兒往后說，七天哪，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。可是內中有个小人暗算他，他不但不發財，而且要生气，回头我給他兩句話，讓他趋吉避凶。要什么不要？等他應驗之后，买包茶叶瞧瞧我来，我还許請他吃頓飯，交个朋友！还有一位呀要打官司，打官司啊，他可是敗訴，我回头給他一出主意，几句話他就胜訴。”

再說几句就許有人抽签兒，只要有一個人一抽签兒，跟着就相好几面，算好几卦，一天的挑費就有啦！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兒上最怕有人走，只要走一個人就坏，走一個人这一場子人全得散！那位說：“不至于呀，圍着好几十人，怎么走一个全散？”独單相面攤兒上到这时候兒走一个全散。为什么呢？走人跟走人不一样，好比吧，街上看見有变戏法兒的，唱曲兒的，不論幹什么的，誰要是不爱看啦，不爱听啦，就走啦。走是这么走法，好比眼前这

兒是場子，這位不愛看不愛听想走，回头：“借光借光。”他正大光明就走啦。獨單相面攤兒上沒有這麼走人的，在相面攤兒上他要是這麼走哇，他怕相面的罵，他得慢慢兒往後退。好比這是那個攤兒吧！這位站在这兒，退了一步，他心想着往後一擠，後頭的人往前一擁，不就走了嗎？他忘啦，脊梁後頭的人也憋着跑哪！“我們瞧你画画兒，沒瞧你相面哪！”誰都想走，可誰也不敢走，怎麼？回头一走，他罵街呀！這位往後一退，脊梁後頭的跟他一塊兒閃哪，旁邊的人也跟着閃，這就成了一條胡同兒，再一閃哪，不就到便道上啦！到便道上，走道兒的一撞，“忽拉”這邊兒一散，他眼神往這邊兒一瞧，那邊兒全得走，一點兒辦法沒有！怎麼辦哪？這相面的厲害，他說兩句話讓誰也走不了，就仿佛用一尺多長大釘子把你的腳釘在地下，他多會兒錢掙够了數兒，你多會兒走！他這兒正在說着，有一位要動……

“嘿，眾位，今天哪，你別瞧人不多呀，哈哈，齊全！內中還有一位特別，因為什麼？他心里有難說的事情，這話不能見人哪，什麼事情哪？告訴諸位，這人哪，他女人哪已經跟他變心啦，又有了情人啦！他現如今這麼着……王八大爺。我指實了眾位看哪，誰是王八大爺！”

大伙兒心說：“這得瞧瞧啊，瞧他指誰。”

指誰誰打他。

“那位說：你指。指，一定指。那位說：這可是危險，人有臉，樹有皮，眾目之下，你這麼一寒蠢他，說他是王

八大爷，他一惱就許給你倆咀巴呀，你們打起来，你不怕他打你嗎？不怕，众位，絕對不怕。因为什么不怕哪？我說他是王八，他要敢翻臉，我給他指實了。我說出来他女人这个情人，多大岁数，什么相貌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，都給說清楚了！再不承認，我把名姓都給指出来，指實了他能打我嗎？那位說：你指。一定指呀，指可是指呀，可有一节，人有臉，树有皮，众目之下，我指明了他是王八，他一害臊，就許跳河、上吊，人命关天哪，虽然不用抵償，我也缺德呀！你別忙，他这就走，等他走了，我再告訴您是誰。”

誰也別走啦，該走的也不走啦，誰走他說誰，受不了！这路生意人就这么厉害。再說几句呢，就有算卦的啦！就这工夫，卦攤兒前头瞧熱鬧兒的跟瞧熱鬧兒的打起来啦！

独單相面攤兒，瞧熱鬧兒的一打起来，他算枉費心机。怎么哪？大伙兒心里全憋着走哪！这一打架，呼嚕！

“不是我們不瞧你相面的，我們瞧打架的去！”这倆人一打架，警察一来，大伙兒跟着全走光了，这可沒有办法！

打架跟打架不同，这回誰跟誰打起来了哪？一个老头兒跟一个年輕的。这老头兒七十来岁，耳朵聾啦，这只耳朵还能听見点兒嘛兒，这只耳朵放麻雷子都听不見！他在外头瞧先生說得挺有趣兒的，听不很清楚，他打算挤到里头，歪着身把他那耳朵攔在先生咀唇那兒才合适哪！他往里挤。往里挤倒沒有关系呀，他拿着的一个玩艺兒討人嫌，他爱，他爱呀，別人嫌。什么玩艺兒呀？宜兴

壺。怎么叫宜兴壺？出在宜兴县哪！旧社会里老头兒都講究拿这个。嗨！鑲着銅底兒，銅咀兒，盖兒上鑲着好几个銅玩艺兒，天天兒擦，用心哪，这把壺擦得甌光瓦亮。这老头兒七十来岁，这把壺在他手里用了就頂五十年啦！逢擦宜兴壺的主兒啊，壺里头都倒上开水。倒开水幹嘛呀？夏天兒拿热水燙着它，越擦越亮。正三伏，老头兒使手托着可托不住，他把壺底下垫着寸数来的这么一个毡子垫兒，手托着，这手拿着塊干手巾擦。往里这么一挤哪，头里站着一个小伙子，二十多岁，光脊梁。茶壺过来啦，正貼到他胳膊上，燙得小伙子直嚷：“哎！”一回胳膊，老头兒怕把壺摔了哇，一抱壺。这壺把小伙子的胳膊粘下这么大一塊皮去，立刻往外冒黄油，疼得小伙子直流汗！

“我說你怎么回事，你怎么燙人哪？”

这老头兒要是会說話哪，赶紧擱下壺，說兩句好話，道道歉，不就完了嗎？他不道歉；不但不道歉，还要找理由說你碰他啦！要不怎么打起来了哪！

“这小伙子，怎么这么楞啊？往壺上碰，这壺摔了哪兒找去？这是我爷爷的东西，在我手里就頂五十年！一百多年的壺，哪兒找？”

挨燙的这个人哪：

“哎，老梆子，我这胳膊沒有你这壺值錢怎么着？”

“那是呀，你这胳膊燙坏了我給你治得好，我这壺摔了哪兒找去？沒有这年候兒，有这年候兒沒有这东西！”

小伙子过来就要給他一个咀巴，这一个咀巴要是打上，老头兒就得趴下，老头兒一趴地下，壺也碎啦，誰劝也劝不了，就得打官司。这一打官司还不把卦攤兒的买卖吵了嗎？別人劝不了哇，摆卦攤兒的給劝开啦！他怎么劝？他拿这相面給劝开啦，劝开架不算，从这兒他享了名啦。

摆卦攤兒的先說这年輕的，年輕的要打人哪！

“哎，老弟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！我送你兩句話，你可要忍。这忍字怎么講，知道嗎？上头一个刀刃兒的刃字，底下攔一个心字，心尖兒上攔着把刀刃兒，要不忍可就危險啦！你有牢獄之災，剛才說要打官司的就是你。”

这年輕的慌啦：

“怎么样，先生？”

他小声兒跟他說，他小声兒說是怕老头兒听見哪！其实老头兒听不見，他耳朵聾嘛！

“老弟呀，你臉上冒暗气，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哪，晦气太重，哎呀！你可要忍哪！你跟那老头兒可不是現在的事呀，你們倆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哇。你把手一举，他可就躺下，他躺下你給抵偿啊！因为什么？那輩子他把你打死啦，这輩子你打死他，下輩子他打死你，你們倆一連气兒对打頂六十多輩子啦！你就挨一下燙不是？哈哈，得忍且忍，冤仇可解不可結！老弟，你給他作个揖，牢獄之災可就躲开啦，过去这三天你交好运，要發財呀！

道歉，作揖作揖，道歉！”

挨燙的一听这意思滿对呀，过来就作揖。

“老大爷，您燙得对，应该燙，我这点兒倒楣勁兒您給燙沒啦，哈！我現在沒有錢，过兩天有錢我請您吃飯，我走我走。”

小伙子一边兒去啦！摆卦攤兒的想算卦还算不了，怎么？老头兒开講啦！抱着这壺說：

“我这壺值多少錢？五十多年的工夫，这里头有多厚的茶山……”

他还是算不了卦呀！兩句話，又把老头兒說走啦！

“老者，別嚷啦，看你这壺吧，您这把壺出了古啦！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要碎呀，这三天要不碎你保存到第四天哪，跟和氏璧一样價錢——价值連城，賽过聚宝盆哪！可就怕你这造化压不住哇！”

这老头兒說：

“对嘛，对嘛！一百多年啦，可不是賽聚宝盆嘛，我走啦，我哪兒也不去啦，我看着壺去。”

他也走啦！

这件事呀，瞧熱鬧兒的半信半疑：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第二天这老头兒来啦，沒容三天，当天晚上这壺就碎啦！那位說：“不对啦，怎么当天晚上就碎啦？”要沒有他这句话呀，这壺碎不了，他这两句話說得老头兒回去睡不着，嘀咕哇，給嘀咕碎啦！老头兒怎么把壺嘀咕碎啦？

咳！这事太巧啦。这老头兒光棍一个人，沒兒沒女，有一个侄兒一个月給他几塊錢，剛够挑費，自己住大杂院兒，一間北房。这老头兒是天一黑就睡，天一亮就起，天天晚上把这壺擱在八仙桌兒上。这天老头兒睡啦，睡到九点来鐘啊，老头作夢，夢見什么啦？夢見这壺啊長翅膀兒飞！夢是心头想啊，这老头兒的心思全都擱在壺上啦，这壺过兩天就是聚宝盆哪！一瞧这壺長翅膀兒飞啦，老头兒蹦起来啦！

“哎哟！”

一睜眼，沒飞！还在那兒。睡覺吧，再睡睡不着啦，耗神啦，上年紀人就是这个样兒。坐起来：

“哎呀，这三天不好看哪；白天成，哪兒不去，看着它；晚上，可是天天得擱那兒，回头我要睡着了，借因由它就許走哇！猫拿耗子就許給蹬到地下，我得擱一个地方——猫拿耗子走不到的地方。”

他屋里又沒箱子又沒有櫃子，擱哪兒都不合适。找了半天也沒合适地方兒，一瞧东牆呀，磚活动——在北京啊，小房子都是磚头兒房。他掏出几塊磚头兒来，撥拉撥拉土，扒了这么大一个洞，把壺往里这么一塞。

“正好，哈哈，猫拿耗子，說什麼也走不到这兒。”

找張報紙，弄倆按釘兒一按！

“睡覺吧！”

他睡啦。东隔壁这家兒街坊是干嘛的？拉房綽的。拉房綽这行是十綽九空，拉上一綽就不輕啊，拉着一綽就

能吃一年半載的。這個拉房繙的半年多沒開張，存倆錢兒都沒啦，衣裳都當啦，現在，挺熱的天兒就剩一套褲褂兒，穿得跟地皮顏色差不多，換哪，沒有第二件，洗呀，沒有法兒洗——大雜院兒，院里小男婦女多，脫了上身可以，褲子怎麼辦哪？可巧拉成了一檔子，明兒早晨在茶館兒寫字兒，這一寫字兒哪，他就把錢把過來啦，買房卖房成三破二，他一人靠兩家兒。可就是這個呀，挺髒的褲褂兒，怕買房的瞧着不信任他，定錢不敢交給他。怕這個怎麼辦哪？洗沒法兒洗啊！想出一個主意來，早晨買來一塊日光皂，頂到快黑啦，跟街坊借塊搓板兒。街坊都睡啦，十點多鐘啊，他這才把褲褂兒全脫了，脫下來呀怎麼辦哪？圍着一個褥單子，拿褲腰帶把褥單子一系，合着全光着，穿着一個裙子，把褲褂兒擱在臉盆里头拿水一沖，噉哧噉哧啦，對着搓板兒一揉，搓胰子，換了幾盆水，洗得挺漂亮。

“行啦，明兒早晨穿！”

不行啊！濕的怎麼穿啊？得把它弄干了哇，夏天夜短，說話就天亮。他有主意呀：找根竹竿兒，把小褂兒穿在竹竿兒上，頭里弄根繩兒系個扣兒，這褲子哪，把竹竿兒伸進褲腰，穿上一條褲腿兒，也系上點兒，掄着竹竿兒呼嚕呼嚕一兜風，等干了拿進屋來，在涼蓆上摩挲摩挲，噴點兒水，一疊一折，在屁股底下一坐。

“得啦，明兒早晨一穿哪，跟新的一樣，哎呀！還得把它晾起來……”

找繩兒，繩兒找着啦，沒有釘兒，現找哇，找不齊全

嚮，找着倆釘子：一个一寸的釘子，一个八寸五的大鉄釘。拿大礮煤錘子在東牆上釘這一寸的，找磚縫兒，“乒乓！”釘上啦。西牆上釘八寸五的大鉄釘——他這西牆就是老头兒那邊的東牆。

“啊，找不着牆縫兒，就這兒吧！”

大鉄釘往這兒一攔，大礮煤錘子，“咔！”

“這兒還是塊磚頭哪！”

“叭！嚙哧！”壺碎啦！拉房綽的也沒敢說話；那屋裡老头兒蹦起來啦！

“哎喲！壺走啦！”

老头兒一宿也沒睡，第二天一大早兒抱着這碎壺找相面的來了，這先生啊剛擺攤兒。

“先生，哎喲，你還說三天哪，昨兒晚上就走啦！高低碎啦！”

那挨燙的小伙子不是也在那邊兒住嗎，全是那邊兒街坊啊，胳膊上貼着膏藥，過來一瞧老头兒的壺真碎啦，心想：“哎喲，嚙！真靈！哎呀，昨天先生攔我打人，救了我一條命啊，要不然我非得給抵償不可呀！這我得報報先生的恩，沒有錢哪，請不了客呀，給先生傳說傳說吧！”

就这么一傳說呀，大伙兒都管這算卦的叫小神仙，嚙，紅極一時呀！本來算一卦一个大子兒，談一相五个大子兒。打這兒起漲行市，四个大子兒一卦，不多日子，四个大子兒改十个大子兒，改兩毛，兩毛改四毛，四毛改一塊。直頂到：談相啊，口談就是五塊，批八字兒啊，二十。這一

下兒，五間門臉兒的買賣也干不过这一个卦攤兒，一天哪老是一百多卦，風雨無阻，除非下大雨他算歇啦，刮大風人都圍着他，他還沒擺攤兒哪就有好些人等着，淨等他一擺攤兒抽簽兒算頭一卦。您瞧这些人迷信到什么地步！不是一天兩天哪，这么一說呀就是十來年呀，小神仙發大財啦！

他不是賺錢嗎，有一个倒楣的生意人瞧着他有氣。这倒楣的生意人是干嘛的？賣野葯的。在外頭搖串鈴啊，滿市街賣切糕丸哪，賺了倆錢兒，他一想：“五十多啦，还老在外邊兒跑腿兒嗎！安个桌子吧！”

什么叫安桌子？就是开个買賣。他在花市大街这兒賃了一間門臉兒，四間一条龙兒，連住帶作買賣，起个字号，上点兒草葯，配点兒丸散膏丹，安个攔櫃，門口兒是玻璃門，当中間兒一个風門，夏天挂上帘子，挺好。他心想：

“瞧个外科，又会下葯，又会扎針，針灸也能來一氣，这不比外頭跑腿兒強嗎！花市大街这兒又繁华。”

倒楣啦！怎么回事呀？兩邊兒好幾個大葯鋪夾着他，人家抓葯全上大葯鋪，小葯鋪人家不去。丸散膏丹也賣不出去，丸葯經了一个六月都酸啦，長毛啦！請先生啊，誰也不請他，你多好的能耐呀，沒有名譽沒人請！打四月開張，直到十一月，一个子兒沒賣，他这个葯鋪里头一个人不進。原先还有个学徒的，如今連学徒的都散了。你說關門吧，一關門兒賬主子全來，倒哇倒不出去。这葯鋪掌櫃的天天坐在櫃里头生氣：